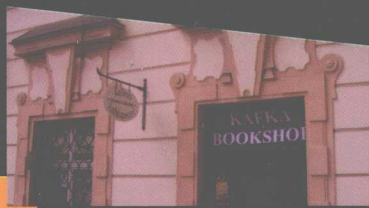


看不见的城堡

卡夫卡与布拉格

周双宁 著/摄影



看不见的城堡

卡夫卡与布拉格

周双宁 著 / 摄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看不见的城堡——卡夫卡与布拉格 / 周双宁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大雅之城)

ISBN 978-7-5617-5825-0

I. 看… II. 周… III. ①卡夫卡, F. (1883~1924) —
生平事迹 ②布拉格—地方史—史料 IV.
K835.215.6 K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2661 号

看不见的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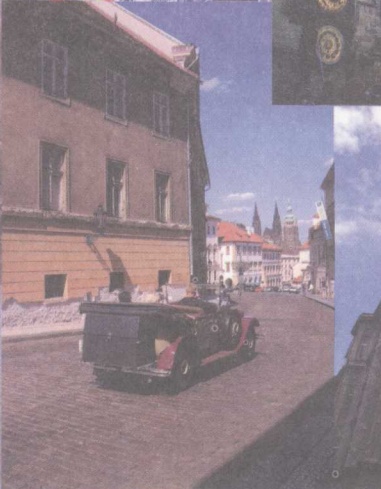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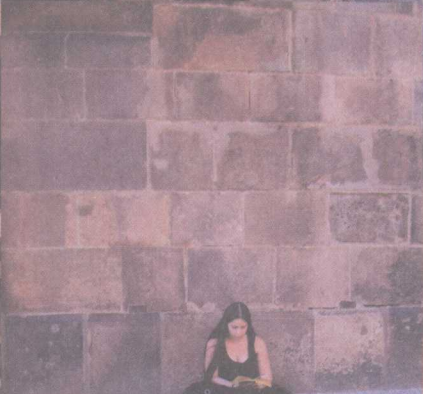
——卡夫卡与布拉格

周双宁 著 / 摄影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叶 康
策划编辑	张 芸
执行编辑	陈 琦
装帧设计	沈思繁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un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上海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
开 本	787x1092mm 16 开
印 张	14.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次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5825-0/J·099
定 价	4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序	1
布拉格，寂寞的童年	4
躲不开的利爪	25
我只是……布拉格仿制品	46
被诅咒的城市	68
看不见的岛屿	90
爱情和创作	111
流动的城市	132
桥的彼岸	155
病痛和离开	174
从未真正离开	197
后记	220

“其实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布拉格从来没有像在卡夫卡活着的时候那样完美，那样典型，将来也永远不再会有那样的情景出现。作为我们，他的朋友，‘幸福的少数’……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里面即使最小的元素，都被蒸馏到卡夫卡的作品里而无所不在。”

——约翰尼斯·乌尔茨蒂尔《卡夫卡的世界》

序

站在布拉格看欧洲，左边和右边是相等的。布拉格是欧洲的地理中心，对于欧洲政治、历史、宗教、人文的发展也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如果想寻遍这个千年古都繁华迷人的各种山墙，你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你还想知道并理解所有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你更需要几年的时间。可是，如果你只想品味波希米亚的激情、百塔金城的沧桑，仅仅驻足一望，就会即刻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数不清的纪念碑，大小桥梁，皇宫庭院，绿岛广场，热闹的道路，僻静的小巷，每一块地砖，每一角断墙，都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的忠实见证。

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其他的城市，在这样拥挤的空间以及短暂的时间内诞生和养育了这么多著名的文学家。在布拉格斯特拉豪夫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我们可以读到一长串世界级诗人和作家的名单：杨·内鲁达、弗朗茨·卡夫卡、弗朗茨·威尔弗、亚诺斯拉夫·哈谢克、古斯塔夫·马瑞林克、R·M·里尔克、卡莱尔·卡派克、易贡·吉施、马科



斯·布罗德、亚罗斯拉甫·塞尔菲德、路德维克·瓦库里克、米兰·昆德拉、瓦斯拉夫·哈维尔……布拉格怀抱千年温柔，为在她身边长大的德国人、犹太人、捷克人提供了同样肥沃的家乡土壤。

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其他的作家，能够像弗朗茨·卡夫卡那样在生前如此谦卑无闻，死后又如此饮誉文坛；同时也几乎找不出还有哪个作家受自己出生地影响之大，能够超越布拉格对卡夫卡的终生影响。在布拉格的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就像是一枚枚鲜红的印章，在卡夫卡整个生命过程中，敲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然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却找不到他对布拉格的狂热，即使有些许投影，也常常模棱两可。而从卡夫卡描述的故事细节中却可以清晰地听见布拉格跳动的脉搏。卡夫卡的作品没有生僻的遣词用字，却让人左拐右转绕不出迷宫，他的文笔简洁得近乎枯燥，但阅读起来绝不乏味。卡夫卡的人生也和他的文笔相似——外表简陋短暂，内里波澜迭起。当我们追随着他的作品线索一路走去，便可以一点一点地发现，其实卡夫卡的灵魂符号、人生密码，全部都完好无缺地封存进了一个神秘的殿堂——另一个读者所看不见的布拉格。可以看见的也都是可以消失的，而那些似乎已经消失的却在沉淀中丰盈。一百多年转瞬即逝，当我们打开历史的尘封，那些人、那些事离我们并不遥远……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布拉格，会晤昨日的卡夫卡。追寻卡夫卡曾经的足迹和目光，去发现另一个看不见的布拉格。





布拉格街景。



这个布拉格不仅让我爱，也让我怕。

——摘自1923年10月8日卡夫卡写给小妹奥特拉的信

布拉格， 寂寞的童年

“布拉格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汉斯·考恩回忆他在布拉格度过的青少年时代时这样说：“无论是多瑙河之于维也纳，台伯河之于罗马，还是泰晤士河之于伦敦，或者塞纳河之于巴黎，都比不及伏尔塔瓦河与这个可爱的都市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汉斯·考恩是与卡夫卡同时代在布拉格出生的犹太历史学家。而英国作家布鲁斯·查尔特温在他1988年写的最后一篇小说里，则说布拉格“这个城市带着一张悲剧的面具”。卡夫卡的希伯来文老师、研究犹太文化和历史的专家弗里德里希·提伯格曾经这样回忆道：“当我们有一次从窗口向楼下的市区望去时，卡夫卡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个建筑说：‘这是我的中学，那边的建筑是我的大学，再向前远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了。就在这样小的圆圈里——包罗了我的全部生活。’”卡夫卡用自己矛盾抗争的一生写出了布拉格的全部悲喜。

夏天浓荫遍布的布拉格，时而阴雨，时而阳光普照。1883年7月3日，对于一百年以后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而在当时却只是住在布拉格犹太城最南端的卡夫卡家的一个值得欣喜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杂



货商海尔曼·卡夫卡和妻子朱丽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这是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婴。波希米亚的犹太人原本没什么名字可选，一代代都使用着有限的几个希伯来文名字，例如许多人都会叫约瑟夫，或者就以职业和出生地为名。而犹太人的姓向来都是按照犹太教的古老传统——孩子出生后跟随母亲的姓——来传宗接代。直到1788年，波希米亚和德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在一系列改革中明文规定，犹太人的子女必须随父姓。海尔曼的祖辈从天上的飞禽中找到了普通但又不同寻常的“卡夫卡”。海尔曼和妻子都是犹太人，他们给儿子起了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阿姆舍尔——从命名日起就被迅速地遗忘了，后来就连他的父母也几乎不再想到或提起；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首都的布拉格，在20世纪初是继维也纳、布达佩斯之后奥匈帝国的第三大城市，犹太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都会给自己再起一个德文名字——拥有一个德语名字虽然不是走进上流德国社会的准许证，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海尔曼·卡夫卡对这个未来的家庭继承人充满了期待，给他起了一个典型的德文名字——弗朗茨。弗朗茨·卡夫卡，当他在世的时候活得和这个名字一样普通，身后百年的辉煌却胜过了和他同名的约瑟夫皇帝。

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在川流不息的布拉格寻找和捕捉渐行渐远的中世纪流云散风。在老城广场市政厅背后的尼古拉教堂旁边，卡普罗瓦大街和马瑟罗瓦巷交界的转弯处，有一个在布拉格城市地图上找不到标记的“广场”，尽管这个于2000年5月才被命名的“卡夫卡广场”只不过是一块毫不起眼的小小空地，却因为这里曾经是卡夫卡的出生地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海外游客前来观光。卡夫卡出生时的故居就在市政厅街5号，但是现在除了入口门面是旧居遗留的部分之外，卡夫卡第一眼看世界时的故居早已不复存在，灰飞烟灭地消逝在1897年的一场火灾中。现在人们看见的这栋楼房是在1902年的犹太城改造时建造的。温和的淡黄色外墙的转角上有一个由卡莱尔·拉迪克创作的铜制卡夫卡雕像，布拉格的七月，雨后的阳光鲜亮又淡然，给卡夫卡冷峻而沉默的面容增添了一抹夏日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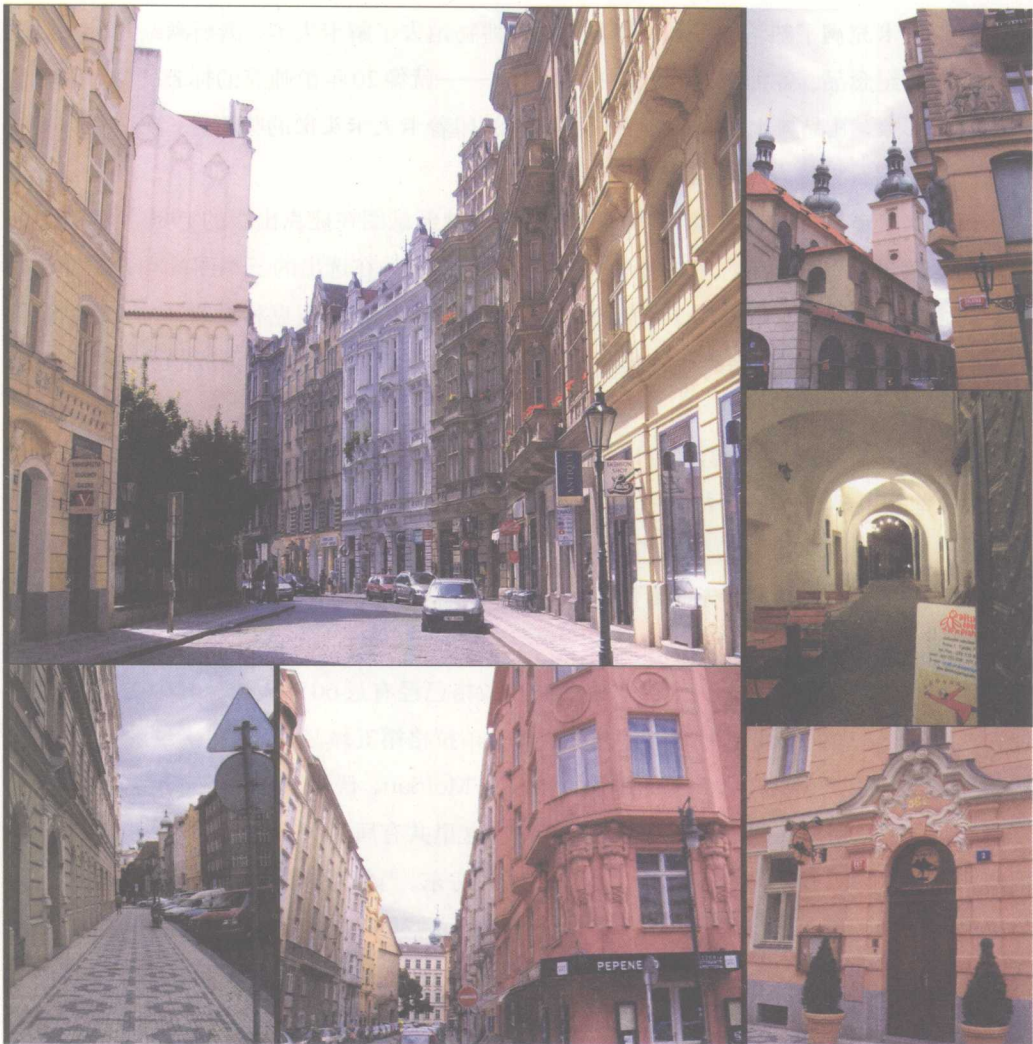
尽管在遗留下来的卡夫卡的图片中找不到他侧面形象的照片，但根据知情人回忆鉴定，在卡夫卡小妹奥特拉的孙辈中有一个形象可以借用，尤其是鼻梁长得和卡夫卡非常相似，所以他就成了卡莱尔·拉迪克的可靠创作依据。这块下面写着“弗朗茨·卡夫卡在这里出生”的铜塑头像完成于1965年，似乎也以半官方的形式宣布了这个布拉格的弗朗茨·卡夫卡并不是原来所定论的颓废派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位远离资本主义的革命评论家。这栋楼房底层是一个卡夫卡资料展览间，左面是一家音像书店，出售各种廉价碟盘，右面是一家餐厅，不时有人进出。这里时常会展示一些有关卡夫卡生平的资料，左边墙角的电视正在播放着不知是给谁看的捷克语卡夫卡传记片，而这里的游人大多数来自海外。这栋保留了新时期建筑风格的小房间，在2005年之前是布拉格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卡夫卡纪念馆。

二

正如布拉格不只是属于捷克，卡夫卡也不仅仅属于布拉格。布拉格把捷克带进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卡夫卡则把布拉格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沿。或许是命运和卡夫卡开了一个玩笑，或许是冥冥中和谁有个约定，当卡夫卡的生命离开布拉格的那天，没有了躯体的累赘，他的灵魂便开始飞翔。卡夫卡开始周游世界，去欧洲、美洲、亚洲，去那些他曾经梦中无数次向往过的地方。他乐不思蜀，他走得太远，离开的时间又那么漫长，他的故乡几乎要将他全部遗忘……卡夫卡的父亲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让他屡屡失望、不能继承家业的长子弗朗茨却用他“不务正业”的、当时连面包也挣不到的文学创作，为百年之后陌生的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世界文学遗产。就连布拉格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更为茫然，仿佛记不起在这个拥有无数繁华过往的城市有过这样一位另类长子。看起来现在的这座城市



约瑟夫城区的犹太人街道，缤纷华丽的山墙之间埋藏了多少黯淡的悲凉。新哥特式的马瑟尔犹太教堂里面有丰富多样的犹太宗教仪式和风俗的展品。这真是一个苦涩的讽刺，纳粹为了向世人警示犹太教的不堪和罪恶，将他们从迈伦和波西米亚掠夺来的物品运到布拉格集中展示，这些历史珍藏才得以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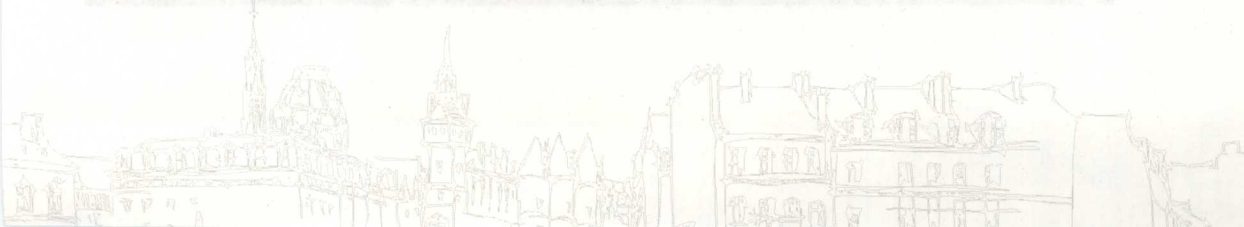


似乎对卡夫卡充满了热情，你似乎都不需要进博物馆去了解卡夫卡，满街满眼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旅游纪念品、各种海报、T恤衫、钥匙串——就像20年前帅克的标志一样，还有复制的玩偶形象，礼品摊上正在叫卖着优惠出售的印着卡夫卡头像的啤酒杯，在这些喧闹的氛围中仿佛能看见诗人的表情更加寂寥。

第一次来布拉格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试图在捷克出版的1980年代有关布拉格的旅游书籍中查询卡夫卡的介绍，结果很令人失望，在选出的三本图片和介绍都比较满意的书中，竟然没有一本关于卡夫卡的只言片语，而关于伏契克和他撰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根据捷克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旅游书中的介绍——已被翻译成8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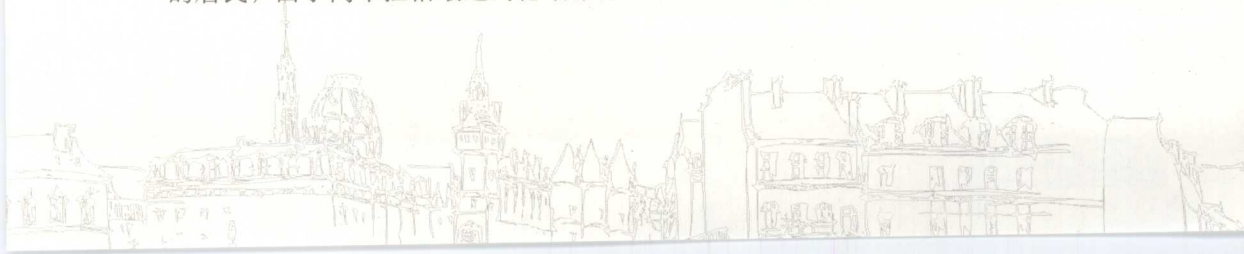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游客可以在布拉格书店中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一份简单的折叠地图，这份地图上标有关于卡夫卡一生重要事件的图标，上面都用德语按照布拉格1891年绘制的那份地图标注了重要的街名和地名，甚至还有卡夫卡当年常去的网球场地址。真假无从考证，但仅凭这份地图，无需专职向导带路，游客们就可以随着卡夫卡的足迹且快且慢随心所欲地寻找另一个布拉格。

连同周边的外城区一起，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已经有近60万人口。其中23万居民分住在八个城区，犹太城翻建中的约瑟夫城区属于布拉格第五城区，紧靠在伏尔塔瓦河东岸。19世纪时这个河湾号称“摩岛河的膝盖”（摩岛，Moldau，伏尔塔瓦河的德语名称），因为常有水灾，最外圈很难建房盖屋。到19世纪末，这里共有居民9千，其中有一半是基督徒，他们所居住的两百栋房屋分别属于二十家不同的房东。当年整个犹太城区都有城门控制人员车马的进出，夜间城门关闭。由于人口泛滥，犹太城里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因为害怕传染病蔓延到布拉格其他城区，1893年2月11日政府立法决定，拆除这个城区中上百百年堆积起来的残垣断壁，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居住环境。



在约瑟夫二世的法律敦促下，布拉格政府对拥挤不堪、污水横流的犹太城开始了一场彻底的改造，从1897至1917的20年的时间内，犹太城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然而在推倒一片片住宅区的灰土烟尘中，那个上百年里曾经连接着这个特殊群体的纽带也随之土崩瓦解。尽管犹太人市政厅和大大小小的犹太教堂基本都保留了下来，也进行了修缮，但是弗朗茨出生后却从来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他的根基，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他始终感觉到捷克人和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一致歧视。尽管德皇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要取消所有领地内的犹太人聚集地的规定，犹太人可以自行选择居住地，享受和基督徒一样的自由，但现实中的过渡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犹太人的门窗被涂上血迹，谁要是和犹太人签订房屋协议就会受到恐吓。卡夫卡曾经读到过一本书，书中描述捷克人到犹太人居所打砸抢的情景：“疯狂的人们吼叫着冲进犹太城，有小伙子，有醉汉，遗憾的是其中还有妇女，他们撞倒门窗，砸烂家具，连被子和枕头都被剪开……瞬间白雪飞舞……”当年，斯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父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街上遭到种族歧视分子的侮辱，头顶上的帽子被打落在地，除了默默地捡起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弗洛伊德始终不能原谅父亲一味忍受而不思抗争的行为。而有人将放弃犹太教、转向基督教作为避免这个灾难的可能之一。德国诗人海涅就曾经说过，基督教是迈进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但尽管他接受了基督洗礼，还是没有能够摆脱犹太人的命运。

翻修后的犹太城改称约瑟夫城，它的南面顶端接近卡普罗瓦大街，北面正好以弗朗茨·卡夫卡的出生地那栋建筑为界，与布拉格老城区一线划开。而这个地理分界也是卡夫卡从儿时起的心理分界，身为捷克犹太人的后代，说着社会少数阶层认同的德语，卡夫卡从来都是站在临界点上徘徊，从来没有过归属感。1900年，布拉格的45万居民中只有3万4千人说德语。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居住在市中心老城区，而其他城区几乎都是说捷克语的居民，由于离布拉格最近的德语聚集地也远在50公里开外，所以布拉格的老城区更像



一个孤岛。人们日常使用的“布拉格德语”是一种不带地方口音，极为简洁的书面德语。卡夫卡正是以这样的母语，在这座他从未真正离开却又从未真正属于他的城市里生活、工作、写作了一生。和其他同期作家不同的是，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从未用犹太人的形象做主角，甚至连配角也没有，他宁可将自己一贬到底做动物。他所经历的种族歧视留下的伤痕不可愈合。

卡夫卡全家只在这里住到1885年5月，家庭的环境对于海爾曼·卡夫卡来说非常重要。想靠近上层社会，就要先脱离这个犹太人的聚集地。其实从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的那天起，他的父母就开始讨论关于搬迁的问题了。当时布拉格的许多犹太人都住在老城区的小圈子里，在当地那些居民中犹太人就是少数民族，一旦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很快离开这个圈子。因为经济复苏的希望遥遥无期，当时还算宽裕的海爾曼·卡夫卡和他的妻子朱丽也只有选择简陋的住房栖身落户，但是周围的环境如此恶劣，加之偷盗混乱，他们很快又搬离了此处。海爾曼的生意不断地扩大，他一直试图努力进入布拉格上层社会，不仅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也是为了改变形象。从1885到1888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们就换了三个住处，如果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此期间卡夫卡曾经有过乔治和海因利希两个弟弟，随着他们的出生和去世，卡夫卡一家一直在不停地搬迁：

1885年，一年内搬了两次家。5月搬到温泽尔广场56号，同年9月大弟乔治出生，12月搬到盖斯特街V/187号；

1887年初，不到一岁半的乔治因为麻疹病逝，全家搬迁到尼古拉大街6号，同年9月小弟海因利希出生；

1888年4月，刚满六个月的海因利希也因患上中耳炎不治而亡，全家搬到采特纳巷。

可惜这三处房子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都没能保留下来。而后面的两座房子都在原来犹太人的聚集地——后来的约瑟夫城，这几处房屋都在犹太城改造中全部拆除。





▲ 老城广场的采特纳巷是布拉格最值得游览的街巷之一，每栋房屋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这座卡夫卡全身铜像坐落在老城区西班牙犹太教堂右侧，是家乡布拉格献给他去世80周年纪念日的一份厚礼。捷克雕塑家雅洛斯拉夫·若纳创作的这座3.75米高的铜像，是骑在一个行走中的高大的无头男子肩上的卡夫卡。若纳称这个创意来自卡夫卡的小说《一场斗争的描述》。